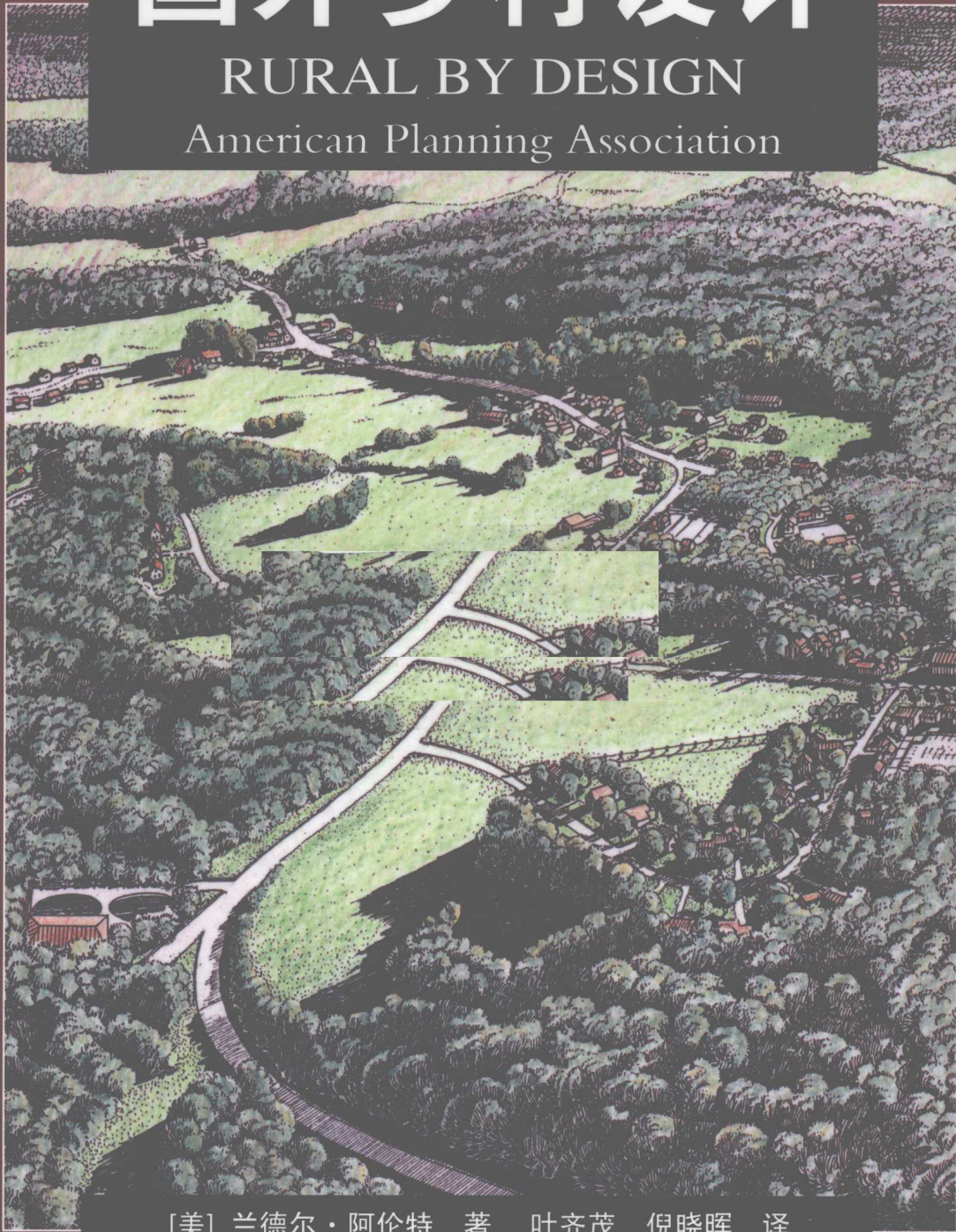


国外乡村设计

RURAL BY DESIGN

American Planning Association



[美] 兰德尔·阿伦特 著 叶齐茂 倪晓晖 译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国外乡村设计

Rural by Design
American Planning Association

[美] 兰德尔·阿伦特 著
叶齐茂 倪晓晖 译

对此书有贡献的作者还有：E·A·布拉贝克，H·L·多德森，C·里德，R·D·亚罗
支持单位：林肯土地政策研究所，环境法基金和马萨诸塞乡村研究中心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著作权合同登记图字：01-2006-3821号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国外乡村设计/(美)阿伦特著;叶齐茂,倪晓晖译. —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2009

ISBN 978-7-112-11383-5

I.国… II.①阿…②叶…③倪… III.乡村规划-设计-外国 IV.TU98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9)第176363号

Rural By Design

Copyright © 1994 American Planning Association

Translation © 2010 China Architecture & Building Press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书由美国规划协会授权翻译出版

责任编辑:姚丹宁 程素荣

责任设计:郑秋菊

责任校对:陈晶晶 赵颖

国外乡村设计

Rural by Design

American Planning Association

[美]兰德尔·阿伦特 著

叶齐茂 倪晓晖 译

*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出版、发行(北京西郊百万庄)

各地新华书店、建筑书店经销

北京嘉泰利德公司制版

北京凌奇印刷有限责任公司印刷

*

开本:850×1168毫米 1/16 印张:25 字数:725千字

2010年2月第一版 2010年2月第一次印刷

定价:78.00元

ISBN 978-7-112-11383-5

(18620)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可寄本社退换

(邮政编码 100037)

致 谢

在我长期准备这本著作的过程中，许多朋友和同事给予我帮助、建议、思路和鼓励。要想一一感谢他们是不可能的。毫无疑问，没有我妻子Linda、我的孩子Greig和Johnna的理解和支持，这个工作也不会成功。没有马萨诸塞乡村研究中心的主任Hugh Davis，马萨诸塞大学景观建筑和区域规划系主任John Mullin同意我进行这项写作工作和暂时放下我的日常工作，这本书同样也不能完成。

我在这里要特别感谢几个人。我原先的同事，马萨诸塞乡村中心的副主任Christine Reid，校正了本书手稿的每一页，提供了不计其数的非常有意义的意见和建议。还有一些人对本书某些章节提出了意见，我要对他们表示深深的谢意：马萨诸塞大学的Hugh Davis，John Mullin，约翰·姆林；亚利桑那大学的Frederick Steiner；拉特格斯大学的Mark Lapping；宾夕法尼亚大学的Robert Coughlin；马里兰州的Bryon Hanke，Chevy Chase；马萨诸塞乡村研究中心的Jeff Lacy；马里兰州首都公园和规划委员会的Patrick Hare；伊利诺伊州的兰肯蒂克公司的Lane Kendig；马萨诸塞州阿默斯特县住宅局的Nancy Schroeder；缅因州地方道路项目的Peter Coughlan；白山调查局的Chester (rick) Chellman；国家住宅建筑商协会的Joseph Molinaro；国家小额交易所的John Mori；美国环境保护局市政环境研究实验室的James Kreissl；弗吉尼亚州斯特林县清洁水工程的David Rigby；卫生工程缅因分部的Donald Hoxie；洛厄尔大学的William Moeller；伊利诺伊的John Sheafer Sheaffer & Roland，Wheaton；马里兰大

学的Robert Scarfo；兰开斯特县农业保护委员会的To Daniels；农田保护报告的Deborah Bowers；美国农田信托的Bob Wagner；北卡罗来纳州环境、卫生和自然资源部的William Flournoy；保护基金的Charles E. Little；马里兰州自然资源部的Grant Dehart；国家公园局的Steve Elkinton；格雷夫绿道的Donald Belk；北卡罗来纳州规划部的Tim Brower；保护基金的Ed McMahon；自然土地信用社的Michael Clarke；布兰迪威保护组织的William Sellers，John Snook和John Gaadt；马里兰州霍华德县Donna Mennitto；宾夕法尼亚州蒙哥马利县规划委员会的Suzanne Sutro；密歇根州列维斯通县规划部的Marlia Jenkins；马里兰州肯特县规划部的Gail Owings；马里兰州卡尔夫特县规划部的Randi Vogt。

除开注释过出处的那些图外，本书中的草图都是由马萨诸塞大学景观建筑课程最近毕业的学生Elizabeth Thompson绘制的。第五、六、七章中的鸟瞰图是由马萨诸塞州海蒂夫的Kevin Wilson绘制的，他在北汉普顿史密斯学院教授建筑制图，他是一个建筑设计师和插图画家。同时，我也希望感谢以下的机构对第二部分和附录编撰的支持：第五章，马萨诸塞乡村中心；第六章，黑石河国家历史遗产走廊委员会；第七章，纽约人杂志和阿尔弗雷德公司；第八章，Dodson设计事务所；附录D，Do Chung建筑事务所。

最后，我要感谢“国家艺术捐赠管理委员会”设计艺术项目，本研究项目和写作本书所需要的主要资金来源于这个独立联邦机构向马萨诸塞乡村中心的赞助。

撰稿人

兰德尔·阿伦特是宾夕法尼亚州美迪亚赫尔达斯农场自然土地信用社保护规划的主席。原先是马萨诸塞大学景观建筑和区域规划系马萨诸塞乡村研究中心主管规划和研究的主任。他是皇家规划研究所的选举成员。宾夕法尼亚“比塔卡帕”的成员。他获得了卫斯理大学的人文科学学士学位，苏格兰爱丁堡大学城市设计和区域规划专业的硕士学位，他曾经是苏格兰圣安德鲁学者。他曾经在美国33个州和加拿大的5个省举办过讲座，已经在10个州承担过开放空间居住区设计项目。

E·A·布拉贝克是“土地伦理”的合作创始人和负责人，这个土地使用咨询机构设在华盛顿特区。她是一个注册景观建筑师，她相继获得格勒夫大学景观建筑学位和马里兰大学法律学位。是多德森景观建筑事务所的项目参与者。

H·L·多德森是多德森景观建筑事务所的

创始人和负责人，这个事务所曾经获得多项规划和景观建筑奖，它设在马萨诸塞州的阿西菲尔德，专门从事乡村土地使用设计和乡村变化视觉化研究。多德森是一个注册景观建筑师，他毕业于哈佛大学，获得了那里的本科和研究生学位。是马萨诸塞康韦景观设计学院的投资人之一。

C·里德是马萨诸塞大学景观建筑和区域规划系马萨诸塞乡村研究中心的副主任。她毕业于威廉学院和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曾担任过“新英格兰景观”杂志的编辑。

R·D·亚罗是纽约市区域规划协会的执行主任。纽约市区域规划协会是一个私人的非营利组织，致力于用区域规划方式来解决纽约都市区的土地使用问题。他原先是马萨诸塞大学城市设计和区域规划系的副教授和马萨诸塞乡村研究中心的主任。他毕业于卫斯里大学和哈佛大学设计研究生院。

协作机构

美国规划协会（APA）是本书的出版者。它是国家非营利成员制组织，为美国28000名规划师服务，选举和任命官员，并致力于公民所关心的城市和乡村规划等问题。美国规划协会通过书籍、研究和技术报告、会议和工作小组、专门技术分支、7份期刊等形式，为所有致力于较好规划社区工作的人士提供专业的服务和信息。它的办公室设在华盛顿特区和芝加哥。

美国规划协会对本书出版进行协作的三个单位是：林肯土地政策研究所、环境法基金和马萨诸塞乡村研究中心。

“林肯土地政策研究所”是一个非营利的教育机构，它位于马萨诸塞州的剑桥。它的领导人致力于探索公共政策和土地政策之间的复杂关系，这种关系之间对主要社会问题的

影响。这个研究所把土地作为一种资源看待，致力于研究如何有选择地使用土地资源和改善土地资源，如何制定比较好地使用土地所需要的法规和税收政策，以及创造执行土地政策的有效方法。

“环境法基金”是一个非营利的教育和研究机构，它位于纽约州的珀斯。它致力于帮助人们参与制定、执行和强制执行完整的环境法规和政策。通过法律和技术专业人员的网络，这个基金向社会组织、商务、个人和政府提供信息和帮助，使他们理解和关注地方环境问题。

马萨诸塞乡村研究中心指导对小社区的专门问题进行应用研究。它是马萨诸塞大学的一个分支，它致力于为城镇官员制定和执行有效管理发展提供实际训练课程。

前言

增长正在改变着小城镇和县乡已经建立起来的社区特征，也在改变着那些社区周边的环境特征。正是那些涉及地方土地使用决策的人们给这本书带来了灵感。

在我围绕美国做有关创新型乡村规划方法巡回演讲的时候，无数次地被问及有关执行规划的细节和比较专业化的信息。

这些问题有一个统一的模式。基本问题都是极端具体的，它们集中在家庭污水的排放，减少与农民的冲突，卓有成效的管理那些不适合于使用公路标准的地方道路等方面。

通常出现的问题还有经济住宅、制定镇域和区域范围的土地保护战略（包括被保护土地的相互连接），阻止乡村公路的商业化。这些问题形成了第三部分“实施方法”中各章节的基础。

这本书所涉及的内容已经在若干重要方面超出了我们研究小组的第一本书，《管理康涅狄格河流域的发展》。首先，这本书提供给读者大量的实际资料，它们涉及乡村地区和郊区化的地区地方官员和居民们通常面临的多种问题。当然，在写作这些章节的时候，我们并没有把目标放在编辑一本定型的教科书。实际上，每一章都可以独立成为一本书。我们的目标是，为那些在小城镇和乡村规划领域工作的人们提供相关的和有效的信息，所以，我们把重点放在设计问题和那些目前非技术类出版物还没有涉及的问题上。

本书的另一个目标是，提高这些资料的可读性，以便更多的读者可以了解这些信息，包括职业城镇规划师、地方规划委员会自愿成员、房地产业主、开发商、土地信用

社和所有关注目前正在改变和塑造乡村发展模式居民。

除对一般问题提供答案之外，这本书还向读者提供了大量使用了创新型设计方法的居住和商业开发项目案例，我们在第四部分“案例”中使用照片、场地规划图和说明性文字来说明，不同于常规设计方法的其他方式的确存在，而且效果不错。

从具有独立特征的社区转变成为乏味的、形体不明的和郊区板块式的居住区和购物中心，许多人都亲历了这类变化，并表现出受挫和失望的情绪。因此，这本书专门拿出一部分的篇幅来讨论传统城镇的问题。我相信，如果传统城镇的居民和地方官员能够比较完整地理解传统城镇的形式和功能原则，他们一定能够保留下那些社区剩下的特征和“场所的意义”。他们所面临的挑战是，鼓励（或要求）以历史的城镇模式来实施新的开发。

这本书的大部分章节都具有独立性。换句话说，我们指望这本书能够成为规划师、开发商、保护主义者、地方官员和利益攸关居民们的基本参考书，他们可以翻开某一章，拿出某一个专题的细节，向居民和开发商介绍这些设计优良的例子。任何一个逐章逐节阅读这本书的人都会注意到某些章节的重叠性。在某种程度上讲，这是不可避免的，因为规划本身就是综合的和相互交叉的，它所涉及的许多问题都是相互联系的。

本书的最后一个目标是，各章各节的内容能够对生活在各式各样区域里和不同社区的人们有所裨益。康涅狄格河流域的“设计手册”（现在已经是第五次印刷了）已经在新英

格兰地区，美国南部、山区和太平洋沿岸的美国西北部地区的一些州都得到了反响。这就证明，常规开发模式已经预示了乡村社区所面临的未来，而美国的小城镇的确需要解决常规开发模式所产生问题的案例和实践信息。

在整个职业生涯中，我始终试图遵循奥尔多·利奥波德的忠告，一个人要想成为有用的和有创造性的人，他必须“以正确的思维角度来考虑他的事业”。我从来没有在怀疑做事的“标准”方式上遇到过太多的麻烦，也没有在挑战“这是做事的惟一方式”这类权威性上碰到过太多的问题。我童年时生活在一个宅基地布局紧凑、沿街树木成荫、住宅与商店、学校和图书馆只有步行距离的传统街区里，而我最后的童年时代是在一个规划完善的乡村社区里度过的，小径、小溪、小水塘和一个沿岸禁止开发的大湖泊把那里连接成一个巨大的开放空间，这些无疑影响了我对常规郊区分区规划和居住区建设实践的态度。在英国度过的5年时光里，我在爱丁堡大学做研究生，在诺福克郡规划部做规划师，这些英国经历进一步强化了我童年对传统街区的朦胧印象。在那以后的几十年里，我实际经历了传统街区规划、乡村开放空间开发和要求实施紧凑型开发模式的土地使用政策来保护整个乡村地区避免郊区蔓延的实践，直到30岁，我几乎没有对美国人使用的常规“行业工具”有过好感。

我始终致力于彻底改造土地使用规划方法，期望它们能够产生出比常规分区规划和土地划分规则更好的结果。在这个过程中，我总是十分幸运地遇到了知己，他们与我相似，都在对现行的土地使用规划和开发制度的反思中觉悟起来。他们所做的许多工作我都收集到了这本书中，以便与读者分享这些有可能帮助他们处理他们自己社区问题的资料。

15年以前，我还是一个青年规划师，面临诸多来自都市区乡村部分的工作挑战，有人把这些地区称之为“贫困地区”（莱辛格，1991），当时我就有写作这样一本书的愿望。在这个个人电脑、网络和传真的时代，那些与小城镇和开放空间相伴的小乡村居民点很有可能在未来几十年里成为“第五移民”目的地，刘易斯·芒福德已经描述了前四次迁移潮，从东海岸向西迁移，1830~1840年代向工业城镇的迁移，独立战争之后向主要工业城市的迁移，和从城市中心向郊区的迁移（萨斯曼，1976）。

发生在处于过渡状态的郊区和乡村社区的每一次开发都充分体现出常规分区规划的无效性，因此，本书的所有作者都希望这本书能够成为那里居民、地方官员、规划工作人员的工作手册。这本书正是奉献给他们的。

兰德尔·阿伦特
宾夕法尼亚，莫尔文

中文版译者的话

十分有幸，我有机会直接与本书的作者兰德尔·阿伦特先生做过一次电话访谈，时间是2004年。正是在这次访谈中，兰德尔建议我们为这本书出一个中文版。当时中央正在酝酿在全国范围内开展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这更促使我决定一定要把这本书翻译过来，献给工作在乡村建设第一线的同事们，特别是那些学习城市规划，现在却在从事乡村规划的同行们。

在本书的翻译过程中，也就是2007年，我有机会专门到美国去做了一次美国乡村实地考察。也正是这次考察使我比较直观地了解了兰德尔在本书中所谈到的许多问题。

为了便于大家理解本书，我把这一次访谈的记录以及我在美国做乡村考察时所得的一些心得，作为中文版译者的话收集在这本中文版《乡村设计》中，奉献给读者。这两篇文章都分别在《国际城市规划》杂志上发表过，放在这里，使大家在开始阅读本书前就有些参考背景。

1.对英美著名小城镇规划先锋兰德尔·阿伦特先生的电话访谈

2004年4月26日早上9时，美国东部时间4月25日晚9时，我们在《国外城市规划》编辑部拨通了远在美国罗得岛的兰德尔·阿伦特先生的电话。

兰德尔·阿伦特先生在美国以专长于郊区小城镇规划、乡村居民点规划、乡村小城镇自然与文化保护规划而著名。他毕业于英国爱丁堡大学，长期在英格兰，特别是伦敦郊区，从事小城镇和乡村居民点的规划与设计工

作，积累了英格兰“集镇”（Market Town）规划的丰富经验。1980年代以来，他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州和新英格兰地区继续从事小城镇和乡村居民点的规划与设计工作，又积累了丰富的美国小城镇和乡村居民点自然与文化保护规划的经验。90年代以来，兰德尔·阿伦特先生先后出版了四部著作，如《十字路口、乡村居民点、村庄与小镇——传统街坊的设计特征》（Crossroads, Hamlet, Village, Town—Design Characteristics of Traditional Neighborhoods, Old and New, 1999），《绿色满园——地方规划和详细控规中的保护》（Growing Greener—Putting Conservation into Local Plans and Ordinances, Island Press, 1999），《详细控规中的保护设计——开放空间创造指南》（Conservation Design for Subdivisions—A Practical Guide to Creating Open Space Networks, Island Press, 1996），《乡村设计——保持小城镇特征》（Rural by Design—Maintaining Small Town Character, APA Planners Press, 1994）。凭借丰富的实践经验，他在许多大学的规划学院从事小城镇和乡村居民点规划的教学工作，积极倡导小城镇和乡村居民点自然与文化保护规划与设计。他的《乡村设计——保持小城镇特征》已成为许多城市规划学院或环境规划学院研究生的必读书。

为了贯彻执行中央五个统筹以人为本的新发展观，为城乡规划编制和管理工作的调整做好足够的前期准备，我们决定对当前英美小城镇规划与设计的先锋兰德尔·阿伦特先生进行电话访谈。在这次访谈前，编辑部已经向他介绍了我们“新发展观”的内容和我们正在对城市与乡村规

划的编制理念、内容、方法作调整的背景情况，并向他提出了一些访谈问题。兰德尔·阿伦特先生愉快地接受了编辑部的访问。

以下就是这次访谈的记录。

Q: 晚上好，阿伦特先生。

R: 早上好，齐茂。

Q: 很抱歉，我来晚了。今天早晨下了雨，加上又是星期一，交通堵塞，我花了整整两个小时乘公交车到编辑部。

R: 哎呀！这真是一个长途旅行。

Q: 不是。我的整个旅行距离仅仅十公里，它算不上一个长途旅行。人口密集、交通堵塞是北京的城市问题。这就是为什么希望听听您的意见，如何通过发展北京郊区的小城镇，使其承担中心城区的部分功能，转移那里的部分人口，改善那里的环境，同时，发展郊区小城镇，加快北京郊区的城镇化的速度，统筹城乡发展。事实上，英美小城镇规划的经验与教训不仅对于北京，而且对于中国其他城镇的发展也是重要的。

R: 是的。我想是这样。你是否看到了我的《十字路口、乡村居民点、村庄与小镇——传统街坊的设计特征》的简介？

Q: 我看到了。

R: 我希望这本书会给你们一些新的启发。正如你知道的，美国规划师协会拥有这本书的版权。中国有如此众多的人口，如果能够把它翻译成中文，那一定是很好的事情。

Q: 我相信是这样。因为中国的城乡发展进入了一个关键时期，我们需要在城市规划中统筹兼顾乡村，统筹兼顾区域，统筹兼顾环境，统筹兼顾经济与社会发展；通过了解英美小城镇规划的经验与教训，对我们的城市与乡村规划的编制理念、内容、方法作科学的调整。我可以向您提出第一个问题吗？

R: 请。

Q: 在《乡村设计》这本书中，您详细地深入分析了美国21个州的38个成功开发与保护案例；通过360幅照片、总体规划图、鸟瞰图

和图表，详细总结了美国大都市郊区的小城镇和居民点土地使用规划与设计的经验、教训、方法与法规。特别是，这本书对用城市规划方法去做郊区规划时所忽略的问题作了深入的分析，如在开发城市边缘地区时，如何处理排污、农田保护、绿带与开放空间规划，如何规划乡村住宅区与道路，如何在现代化的小城镇里继承传统小城镇的设计要素。请您告诉我们的读者，城市规划与小城镇、乡村居民点的规划究竟有什么不同。

R: 我相信，在做小城镇和乡村居民点规划时，我们特别注意到了小城镇和乡村居民点周围的环境和资源。我们需要仔细地规划以便保存那些肥沃的农田，保存那些环境资源，如河流、湖泊、小溪、沼泽、山坡，林木，等等。在20世纪的30年代，城镇发展是土地扩展型的，几乎没有其他的选择。在城镇发展中，人们几乎把所有的东西都分离开来，他们把建筑建在平地上，他们占用了最好的农田。

我在英格兰的小城镇做过多年规划工作。相对周围的农田而言，那里的乡村居民点，小城镇或村庄，都是很小的。它们有可能向各个方向扩张它们的区域，东南西北。例如伦敦以北两小时车程的一个小城镇，那里是农业区，当我们给那里的小城镇或村庄做规划时，就特别考虑了它们扩张的可供选择的地理方向，确定我们的选择是否可以保护高质量的农田。同时，我们也要考虑哪一个小城镇或村庄有发展潜力，如水源、学校、公共交通，等等。小城镇和乡村规划师的确面对不同于城市规划师的问题：他们在小城镇和乡村扩张的方向上有更多的选择；他们更多地关注小城镇和乡村发展所引起的环境灾害；他们熟悉小城镇和乡村居民点各个规划要素的尺度、布局和功能。这是我对小城镇和乡村规划师与城市规划师的差异的总结。

Q: 如果规划师为小城镇和乡村居民点保留更多的开放空间和农田，农民靠什么增加收入呢？

R: 我理解你的问题。在英格兰的乡村也有同样的问题。农业所需要的劳动力越来越少, 农民需要越来越大的农场以实现规模经营, 才能得到殷实的收入。事实上, 农民现在已经不再是英格兰乡村的人口主体了, 只有很少的人从事农业活动。于是, 我们几十年前面临与你们今天相同的问题。有时, 我们需要就地为人们安排工作, 有时, 我们需要把他们带到其他的地方就业。在英格兰, 我工作过的地方, 直到现在都在推行一个称之为“集镇”(Market Town)的政策, 它鼓励发展集镇, 以便为离开土地的农民提供就业机会。每个集镇有2000到20000人不等。当我们选择一个村庄, 把它规划为一个集镇时, 它是不是一个“集”并不重要, 我们考虑的是这个村庄是否具有支持乡村腹地的潜力。对于规划师来讲, 真正核心的考虑是, 它与乡村人口的关系, 它是否能够成为地方服务中心, 它是否能够推进就业增长。另一方面, 它是否有水源, 是否有适合于发展工业的土地, 是否有便捷的公路, 是否是它周围村庄的公共交通枢纽, 在那里的人是否可以得到基本的社会服务, 如商业、卫生、教育、污水处理工厂等。因此, 在英格兰, 这种可供开发成集镇的地方是有限的。今天的英格兰, 大约有1030个这样的集镇。它们的共同特点是, 工业成为集镇的重心, 具有继续发展工业的潜力, 不对周围环境具有潜在的威胁。

我们还在乡村地区规划了另外一种称之为“新城”(New Town)的小城镇, 例如在伦敦郊区就有大约20个这样的小城镇。它们并不是完全新建的城镇, 而是在经过挑选的旧城镇的基础上加以扩大的工业发展中心, 公共交通枢纽和就业中心。政府鼓励人们迁入这类新城。如果人们得到工作, 他们便会搬到那里去。

Q: 当政府鼓励人们迁入集镇或新城时, 是否给予搬迁的人们以经济支持?

R: 人们可以得到住宅贷款。

Q: 很明显, 这些集镇或新城都是建立在乡村地区。你们怎样重新训练城市规划师在乡村地

区规划小城镇呢? 或者说, 城市规划师在乡村地区规划小城镇时, 应该更多地关注什么?

R: 城市规划师应当加强在小城镇街坊邻里参与下做规划的训练。在城市设计中, 城市规划师常常与高层建筑打交道, 但是, 在小城镇, 人们乐于居住在单层建筑里。于是, 邻里与邻里间的空间关系, 住宅与周围环境的空间关系就十分重要了。让我以英联邦成员之一的牙买加的一个邻里规划为例。因为洪水冲毁了一个村庄, 政府从伦敦雇佣规划师作为咨询者, 以重建现存的社区。这些居民要求相同的设施, 这对他们是极为重要的。但是, 这些被雇佣规划师并不清楚地方居民的需求, 不知道什么设施应该包括在这个规划中, 他们担心做出错误的规划, 于是他们邀请相关的居民参与这个新邻居的规划设计。事实上, 只有当地居民才知道他们需要什么, 知道他们应当怎样生活。把他们的愿望与规划师的知识相结合, 如怎样处理泄洪、布置下水道、安排公共交通是十分重要的。一般来说, 规划师并没有受过怎样组织邻里参与规划的训练, 而居民参与邻里的规划设计又是最好的方式。因为小城镇的布局、地理环境、历史、经济、文化和功能变化多端, 所以没有一种规划与设计原理可以保证小城镇的新发展一定就适合于小城镇原有的形体布局。居民参与小城镇的规划设计已经成为英国和美国乡村地区小城镇规划的基本模式。我们在英国和美国乡村地区规划小城镇时, 总是要花大量的时间与那里的居民进行讨论, 让他们充分表达他们的愿望和需求。

Q: 您是否可以谈谈二战后美国和英国的小城镇规划?

R: 与英国相比, 美国二战后的城镇规划并非明智或令人难忘的。1947年7月, 英国议会通过了《城乡规划法》(Town and Country Planning Act)。这个法律给每个城镇和村庄划了线。这个法律的主要目标是建立一个适合于当时情况的规划体制; 对土地占用的补偿和争斗形成一个综合的解决办法, 从而给合理

的规划提供可能；为地方政府执行规划而购置土地提供财政补贴。尽管这个法律没有使土地国有化，但是，它使土地开发的价值国有化。也就是说，从那时起，土地所有者只有按现有目的使用土地的权利，而没有开发或改变它的使用目的的权利。于是，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在线外建筑住宅、工厂、商业设施，所有的地方都关闭了，农田也被保护起来。发展规划（Development Plan）替代了战前的规划条款（Planning Scheme）。发展规划必须包括这个地区的土地使用现状和未来发展可能产生的其他要求。

美国几乎采取了完全相反的规划政策。它没有给城镇划线，除非接近或遇到了其他的城镇，否则可以随意发展。新城的开发常常是冒险的和隐蔽的。美国城镇没有在布局上和基础设施方面给后续发展留下余地。直到现在，美国城镇仍然被随意发展所产生的问题而困扰。我从事环境保护工作，但是，美国没有控制发展位置的相关法规，所以，工作常常遇到困难。我编辑了一个手册，请科学家谈论怎样在没有相应法规的情况下处理开发问题，怎样在开发中不影响事物间的相互联系，如树、动物的活动途径。这些对于小城镇的规划设计都是十分重要的。

Q：谢谢您对二战后美国和英国的小城镇规划的介绍。现在，我们面临两种选择，英国模式或美国模式。正如您在前边提到的，英格兰的集镇通常有很好的公共交通。那么，您们是怎样处理公路与小城镇的关系呢？

R：在英格兰，我们通常让公路绕过集镇和村庄，车辆利用旁道进入集镇或村庄。在美国，封闭的高速公路常常是穿镇而过。封闭的高速公路是十分昂贵的，因为它必须照顾到整个公路系统。在英格兰，当设计进入集镇或村庄的旁道时，我们考虑的是怎样减少道路对环境的影响、对良田的占用和对植被的破坏。我们也通过设计一定数目的转盘，使得车辆减低速度，进入村镇。通常情况下，我们设计三点

式：旁道、转盘、旁道、转盘、旁道，再回到公路。

在英格兰，道路两侧的商业设施是受到严格控制的，不允许随意开设商店。

Q：在《乡村设计》这本书中，您详细讨论了小城镇和村庄污水处理的规划设计问题。这是小城镇和村庄规划不同于城市规划的另一点吗？

R：是的。无论在美国、英国、加拿大还是在澳大利亚，小城镇和村庄的污水处理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在英格兰，小城镇和村庄的污水处理设施由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负担。在美国，政府不再负担这笔费用，政府要求开发商承担这笔费用。我们离不开饮用水，饮用水一定要避开污染源，以保护人的健康；我们也需要保护土壤的卫生，小城镇的人口在增长，生活用水的需求越来越大，如果不能很好地处理污水，小城镇周围的土壤就会被破坏。如何处理小城镇和村庄的污水是一个最为根本的规划问题，因为，我们必须在小城镇或村庄里选择在什么位置上安置化粪池，在什么位置上构筑湿地，把经过化粪池处理过的污水自然排放到那里，使污水得到第二次处理。这些位置决定了小城镇或居民点的布局，如开放空间的位置、住宅区的安排、绿色缓冲地带的方位。

Q：对，您是否把开放空间看成是小城镇规划的特别问题？

R：是的。当我在设计小城镇或村庄时，我总是从设计开放空间入手。我们必须设计一个相互联系的开放空间网络，在确定了开放空间网络之后，才能以创造性的方式开发土地。小城镇房地产的价值就在于它的周围是否有一个相互联系的开放空间网络。

Q：谢谢您回答了小城镇规划的三个特殊问题：开放空间，污水处理和道路。请您谈谈在美国的规划学院里是如何开展小城镇规划教育的。

R：依我看，美国的城市规划教育存在一

些问题。一个问题是城市规划教育很少注意设计，设计社区、设计街坊、设计开放空间。设计不是城市规划教育的一个部分。另一个问题是城市规划教育注意环境不够。改变城市规划学院的教学大纲需要很长的时间。因此，我们以缓慢的方式逐步教育我们的青年规划师。我想，我们有两种方式去改变现状。一是从上至下的方式。学生在他们的大学课程中接受小城镇规划教育。很不幸，目前训练规划师的课程主要关注社会学、人口倾向分析、土地使用法、公共政策、定量分析方法、工程基础，而很少涉及小城镇规划的细节，如小城镇规划要素的尺度和布局。另一个是从下至上的方式。人们阅读我们写的有关小城镇规划与设计的书，认识到它们的价值，然后把它们引进课堂，成为大学课程的教材。许多人已经这样做了。过去十四年以来，我出版了五本书、两集录像和两个光盘，在美国举办无数的讲演。看来，我的这些不知疲倦的工作已经对小城镇规划和设计产生了重要影响。

Q：最后，您希望对中国的规划师说点什么吗？

R：我想，对中国规划师说的与我对美国规划师说的一样，第一，不停顿的学习；第二，在规划工作中，紧密地与你规划的地方的人们相联系，了解他们的需要，他们的愿望；第三，在规划设计中，非常仔细地关照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

Q：非常感激您对我们编辑部工作的支持。希望很快在北京见到您。

2. 美国乡村建设实地调查

继去年的欧洲乡村建设实地调查之后，2007年的2月至3月，我们终于完成了计划中的美国乡村建设实地调查。尽管我们考察了加利福尼亚中心峡谷区富饶的乡村；从旧金山出发，花了一周时间，经盐湖城横跨落基山脉到达丹佛，然后进入科罗拉多州、堪萨斯州和艾

奥瓦州的中部平原，渡过密西西比河到达芝加哥，再沿五大湖经底特律、克利夫兰、布法罗，到达波士顿；从波士顿出发，经纽约、费城、巴尔的摩，到华盛顿，考察了美国东海岸大都市带的郊区乡村，但是，美国乡村的幅员实在太辽阔了，它大约占据了美国国土面积的95%。我们绝对不认为我们的观察是完整的。当然，这并不妨碍对我们见到的美国乡村做一些判断，对已经被美国人自己总结的经验做一些验证。

相比较去年在欧洲乡村调查时的兴奋和震撼而言，我们对美国乡村建设的初始印象是，有些失望，有些沮丧。我们原以为美国人的乡村建设会比欧洲人做得好，而事实上，我们见到的情况比起美国人书上所讲的那些规划建设案例还有很大的差距。也许“9·11”后的战争拖累了美国的乡村建设？也许因为美国人口的4/5毕竟生活在城市，农业产值仅占美国GDP的1%，以致农业地区的税收不足以对散布在辽阔土地上的村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特别是那些人口不足10000人的乡村居民点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实施更新改造？也许美国的乡村一贯如此？

但是，当我们冷静地透过一张张看似不起眼的照片来分析美国的乡村建设时，我们惊讶地发现，美国人在乡村发展中留下了巨大的可持续发展潜力，值得我们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甚为关注。

美国乡村概况

美国乡村居民点在哪里？

美国的乡村居民点地处美国国土面积95%的广袤空间中。尽管美国的城市郊区化了，但是，美国有些非官方的机构统计说，美国仅有5%的土地被用于城市开发，今天美国用来种植谷物的土地面积与50年前没有两样，每15年才能开发美国土地的1%。从我们的观察，这可能是部分真的。事实上，在离开大城市半小时

车行距离后，所见到的就是乡村，在美国几乎没有我们在我国苏南地区和广深地区见到的那种城镇高度密集绵延的状态。尽管美国规划界已经认定他们的国家为“郊区的国家”，称他们的城市是“无边的城市”，但是，相比较而言，我们的城镇蔓延要比他们严重得多，我们的城市才是“无边的”。

这不能不引起我们的战略关注：一旦小型核战争爆发，美国城市人口和工业有广袤的乡村回旋，他们可以立即在那里的乡村居民点里生活起来，而我们集中了全部人口1/3的东部和沿海地带却难以在100~200公里范围内迅速容纳巨大的城市人口和工业转移，如饮用水和基本能源的供应。无论是加利福尼亚州的600公里平川，还是浩瀚的五大湖地区，我们都没有感到美国乡村会对此自惭行秽，那里有水有粮，有当初为战争而兴建起来的高速公路。美国乡村的地理位置决定了它在国家安全上的战略地位。

美国乡村居民点有多大规模？

美国乡村居民点的人口规模大约在6000万人左右。到2006年10月17日美国东部时间早上7:46，美国人口总数达到3亿，不包括1200万非法移民。美国国家统计局对“城市地区”的定义是，每平方公里人口密度达到386人的一个区域，它的周边地区的人口密度为每平方公里193人，其余地区为乡村地区。在美国统计中“城市地区”包括两类：“城市化地区”（urbanized area），人口为50000以上，这个指标从1950年沿用至今；“城市组团”（urban clusters），50000人以下，这个指标从2000年开始使用。美国10000人以上的“城市化地区”和“城市组团”共有1371个。这样，生活在美国乡村的人口约为6600万。按联合国2005年的统计，美国的城镇化率为78%。与老欧盟国家一样，美国的注册农户一般也是住在他们的农场里的，这样的农业人口约为600万，另外的6000万人居住在乡村居民点里。

也许没有人统计过美国乡村居民点的用地，但是，据我们的观察，如果按照户均2英亩

（约0.8公顷）计算，美国乡村居民点的用地面积大约为1.2亿英亩，即48.58万平方公里，为美国国土面积的5%。这样，城市与乡村建成区一起，使用了美国国土面积的10%。当美国人开始大声疾呼，保护土地资源，保护开放空间，特别是人口稠密地区的开放空间时，他们可能不完全是基于粮食安全的考虑，而是为了维护环境安全和可持续发展。

与美国城市与乡村居民点共使用了它国土面积的10%这个数字相比，我国城市用地面积为城市建设用地占国土面积的0.3%，乡村居民点占国土面积的1%（国土资源部2006年度全国土地利用变更调查结果报告，2007年4月）。虽然我国的国土面积有960万平方公里，但是真正可以生活的国土面积只有320万平方公里，这样，我国城市和乡村居民点实际使用了可以居住的国土面积的4%；美国的耕地面积为几乎接近30亿亩，而我们只有18亿亩，比美国少了40%。这同样不能不引起我们对土地使用的战略关注。

美国乡村居民点有边界吗？

映入我们眼帘的美国乡村居民点，在空间布局上总是那么随意，向着可能开发的任一方向上展开，几乎难以找到它们确定的边界。长期以来，我们都认为，美国式的市场经济体制决定了美国人在土地利用上采取自由化的方式，把政府的规划干预减至最低水平。从我们的观察，这可能也是部分真的。

事实上，乡村居民点的公用基础设施，如给水排水系统和供电系统，会在某种程度上约束了那里居民对土地的使用。在这个低税收低福利的国家里，地方市政当局难以承担类似高税收高福利欧洲乡村居民点那样的开支，更不可能达到我国一些发达地区乡村已经实现了的基础设施水平，如道路密度和道路等级。但是，从人居安全的角度看，那里的乡村基础设施综合水平远远高于我们的发达地区，例如每一个乡村居民点都有由地方政府委托的污水处理公司运行管理的小型污水处理设施，都有由

市政当局委托的私人代理公司定期收集处理垃圾，一定有消火栓，原则上都有消防站。

做到这些不一定取决于资金，而取决于有没有这样的考虑和政府有没有这类职责和义务。这样，如果一个乡村居民不受约束地任意盖房，必然会增加公共基础设施建设和运行的成本，这是市政当局不可能接受的。从市场的角度讲，公共基础设施使用的集中程度越高，成本才会越低。因此，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仅仅只提供到边界内为止，不再向边界外延伸。不能进入这个基础设施服务系统的住宅是不合法的。如没有消火栓覆盖的住宅，不能认为是适合于居住的住宅。美国乡村居民点的道路看似等级低下，但是，消火栓却是随处可见。

从这个意义上讲，美国乡村居民点的更新和开发建设是由那里的基础设施承载能力控制着的。所以，我们与其使用行政的手段来控制乡村居民点土地的使用，还不如使用基础设施来约束宅基地的不当使用。这也是欧洲人的经验。

乡村居民点内的道路是个例外，它似乎不仅没有约束性，反倒成为了乡村居民点任意发展的动力，因为，美国人热衷于使用私家车，只要有路，可以使用汽车，道路质地如何无关紧要；市政当局所负责建设和维护的只是居民点中的很少几条主要道路，其余均由用户自己负责，乡村居民因此可以不受道路约束而扩大自己的宅基地。因此，那里乡村居民点的道路硬化率与与交通相关的设施铺装率都相当低，例如，我们几乎没有看到乡村居民点中使用太阳能路灯，即使是普通路灯，其间隔也大于35~50米，倒是看到了许多没有用水泥铺装的砂石道路。现在看来，美国人可能“因祸得福”。欧洲乡村不正在流行砂石化道路吗？只有我们提倡“硬化”。这也许是个历史的错误。

美国乡村居民点的发展管理

美国乡村居民点长期受到《分区规划》、《宅基地规范》、《清洁空气法》、《清洁水法》、《濒危物种法》等法规的影响，因为，它们从区位和形体上把乡村居民点的建设限制

在生态环境可以允许的范围内，美国乡村居民点的发展并非“无政府”。尽管美国的土地私有制从根本上决定了乡村居民点的土地开发。土地怎样开发，在什么地方开发，开发后干什么用，基本上是由房地产市场决定的，甚至于开发密度和形式也在一定程度上由市场决定，但是，“分区规划”和“宅基地规范”的作用不容忽视。

美国的乡村居民点的土地使用都由分区规划控制着，以减少组团中每一块宅基地的规模和退红，而住宅建设受到住宅区规划的控制，以减少村庄道路的宽度，降低道路等级，选择更为适当的布局方式。分区规划是一些约束性条款，例如，它规定了每一英亩土地上的建筑单元数目、建筑面积和建筑的退红。分区规划能够管理乡村居民在他们的土地上建设什么，也能够明确预期邻近土地的开发方式，同时，还要考虑到对建筑物的一系列要求：高度，面积，距离宅基地边界的尺寸，以及建筑物的使用规定。一旦市场建立起来，分区规划最终决定开发的内容和开发的形式。早期在乡村地区建设起来的住宅区并没有分区规划。当社区发展了，新制定的分区规划一般都要得到原有居民的同意，而原有居民必然考虑到如何保护他们的房地产，这样，就有我们见到的似乎没有章法的村落。

如果没有对一个特定乡村居民点内土地开发的管理，那里的每一个居民都有可能威胁到他的邻居的利益。假定一个家庭投资修缮或建造一个住宅，但是他们不知道附近将会建设起一个奶牛场或纸浆厂，那么，他们的生活将会受到长期的影响。这就是为什么要有规划控制的理由：给一块土地提供一个合理的开发预期，以便使这块土地的价值能够稳定，进而形成一个相对稳定的土地市场。这些规划法规也同时保护着公众利益。在一个社区的中心建设起一个皮革加工厂或纸浆厂这将严重危害公众的健康和福利。木质结构的住宅过分靠近，又没有适当的紧急出口，可能会引起严重的火

灾事故和卫生事故。这样，分区规划、住宅建设规范和相关的设计标准必须保留，以便保护公众的健康和福利。如果说构建和谐人类社会是人类的共同理想的话，那么，美国人使用分区规划、住宅建设规范和相关的设计标准来控制乡村居民点的发展，的确在一定意义上推动了乡村社区的和谐。

美国的传统乡村分区规划对土地使用功能进行严格的分区，道路通常作为不同功能区的分界线。在乡村居民点，土地使用功能的分离远远大于城市核心区。老城市里，相关的土地使用常常混合在一起。但是，在乡村，主干道和高速公路走廊常常用来划分居住区或农田，道路、景观、开放空间通常成为农业生产区和居住区之间的缓冲地带，而商业功能区本身也与附近的居住区隔离开来，隔离带通常是道路和景观区。有些人可能对这种功能分区进行批判，但是，我们应当注意到，许多乡下人仍然喜欢安静的居住区街道，除了住宅，什么也没有。对于这些人来讲，在居住区进行功能混合式的开发将会破坏街区的特征，威胁那里房地产的价值。当然，这样一些规范并非只是关于功能分区的，它们通常也把同一种功能但具有多样性的土地使用分割开来。例如，有时把住宅区分成为公寓楼区、独门独院的住宅区，甚至于还把独门独院的住宅区再细分为不同种类的住宅区，划分的基础是宅基地的大小（如每单元2英亩、1英亩、0.5英亩）。因此，有人提出这种划分会从经济阶层上把人们分开，在那些大块宅基地的地区就可能成为富裕人家居住区了。从许多方面讲，平面分区规划从私人的角度和公众的角度似乎都是合理。因为它保护了公众的健康、福利和房地产价值，直到今天，我们见到的乡村都是按分区规划执行的。当然，新城市主义规划和新传统规划的倡导者在他们的实验中，力主打破居民点的功能分区，主张功能混合。

在美国，保护开放空间是一个长期的传统。在美国的乡村建设考察中，我们随处可以

深切感受到这一点。《清洁水法》第404条款规定了向美国全境水体和湿地排放污水和倾倒垃圾的管理办法。因此，即使在深山老林的居民点边，我们也没有见到污水横流垃圾遍地的现象。除开农田，我们见得最多的莫过于大规模的湿地。

降低容积率是许多地方政府所采用的一种分区规划方式。按照这种方式，逐步减少一定英亩土地上可用于建筑的英亩数量（或者相反，增加一定英亩土地上可用于开发的英亩数量）。例如建造一个独门独院的住宅可以使用0.5英亩到3英亩土地，这样，住宅与住宅之间的距离可能发生变化，在它们之间可能有更多的开放空间和树木。如果规定“最少退红”，或规定建筑之间的“景观缓冲区”和“宅基地分界线”，那么，可以进一步减少每一块宅基地上的建筑用地总量，在建筑与建筑间保留更多的开放空间。

降低容积率的方式在美国十分流行，许多社区正是通过这种方式保护了他们的社区特征。这种方式可以保证那个社区的人口密度不增加，开放空间的总量不减少，因此，它特别受到一个社区已有居民的支持。一些拥有大块宅基地的业主希望最大程度地开发他们的土地，以便充分发挥他们所拥有的土地的潜力，但是，当他们在一大块的宅基地上划分出更多的宅基地时，土地或住宅的价值会相应减少。当然，无论一块开发场地被划分为若干块0.5英亩大小的宅基地，还是3英亩大小的宅基地，整个开发场地都将被一个个业主所拥有，而每一个业主都必须服从降低容积率的分区规划。这样，我们就可以理解，为什么乡村住宅间的距离如此之大。事实上，降低容积率本身并不意味着存在任何可以分享的开放空间。这样，减少每一块宅基地上用于建筑的土地并不能从根本上创造开放空间，它也不是一个保护濒危动植物的成功方式，也不能创造任何公众可以接近的开放空间。降低容积率不一定可以有效地保护社区特征。如果把一块场地，假定25英

亩，划分成为3英亩一块的宅基地，实际上还是增加了整个场地上的住宅单元数目。由于这些住宅蔓延式地平分了这块场地，因此，这里的居民将基本上依靠私家车出行，于是，这里的交通量也将增加，原先的田园式的风光也将消失。即使这样，这种方式仍然在广泛使用。

组团式布局模式（或称开放空间开发设计）是保护开放空间的另一个方式。它可以与规定土地使用比例的方式同时使用，也可以单独使用。简单地规定土地使用比例可能会导致均衡使用开发场地，有留下公共的开放空间。组团方式则不同，它可以在开发一个场地的时候，保护那块土地上部分已有的土地使用功能（例如农田或森林），以供公众使用，或者保护那里的动植物。这样，组团方式可以用来保护社区特征，创造公共开放空间，保护动植物或保护水资源。从本质上讲，组团把住宅开发集中到开发场地的一个特定部分，还把剩余部份留作开放空间。从容纳的住宅单元总数来讲，可能与均衡布局相同，但是组团式的布局创造了更多成片的开放空间，而规定土地使用比例可能产生的是被打碎了的私人开放空间。组团式布局创造的开放空间可能属于私人所有，不过，它们成为整个住宅区所有居民的共同空间，有时这些土地的属性是私人的，但是其上建有公共建筑，成为公共场所。同时它有效地保护了动植物，或维持一些开放空间的自然状态。例如，在一些情况下，通过开放空间的设计，业主协会或土地信用社拥有这些开放空间，并且把它出租给农民，用作农田。

美国人在实施组团式布局时，常常把分区规划和住宅区规划结合起来。例如，在每块宅基地3英亩的区划内，分区规划可能决定减少每块宅基地的实际规模和退红，以便在特定区域内安排相同的或类似数目的住宅单元，而留下更多的共同的开放空间。分区规划和住宅区规划相结合能够设计出最大规模的开放空间。当然，即使一块宅基地的50%留作开放空间，组团规划模式仍然意味着只有部分土地用于开发

了。如果采用其他方式，即使每块宅基地上留下了50%的土地，也不意味着整个开放空间被合理地保护下来。无论如何，组团或开放空间设计能够明显地改善标准住宅区的规划，可以认为，组团或开放空间设计很好地协调了开放空间的保护和发展的需求。

美国乡村居民点从形体上几乎谈不上民族的或地方的风格。正如美国人所自誉的那样，他们那里是个“大熔炉”，什么文化都可以，谁也不支配谁，混杂在一起即可。我们在东部地区老一些的乡村居民点里还能见到欧洲乡村居民点的氛围，而对西部地区和那些新兴的乡村居民点而言，则只剩下乏味的工业化了的建筑风格了。没有历史，也没有多少文化，只是功能有效，合乎规范。布局上的“乱七八糟”，建筑风格的工业化，这也许是美国人实用主义意识形态的形体表现。其实纽约第七大街百老汇路段杂七杂八的商业街景最极端地表现了美国乡村居民点的风格。

应当注意的是，在这个“乱七八糟”的风格背后，其实有一支“无形的手”控制着美国乡村居民点的建筑风格和布局特征，那就是联邦政府的“贷款担保”、“区位首选”和“建设标准”。住宅贷款担保制度不单是一个金融制度，同时也是一个政府贯彻它的发展导向的机制。政府的住宅贷款担保事实上成为政府贯彻它的意志的手段。

美国乡村居民点的建设资金

如同我们在欧洲所见一样，美国乡村居民点的基础设施还是相当完善的。实际上，据1954年的统计，当时，71%的农户有小汽车，49%的农户有电话，93%的农户使用了电。这样，美国当时的乡村基础设施水平已经高于战后欧洲。但是，我们发现，经过50年的岁月，这些战后初期建设起来的基础设施已经相当陈旧和老化了，几乎处在运行维艰的状态。其实，与美国的大城市一样，老一点的美国乡村居民点不说是满目疮痍，也可以说是千疮百孔了。

这是一个可持续发展的问题。原先拥有